

清儒學案

世華



貳
陸

清儒學案卷五十四

天津徐世昌

恆齋學案

湖湘之間自船山王氏後士多潛修其著述可稱學術純正者推恆齋李氏同游諸人皆恪守程朱之說當時未大顯鏡海唐氏乃表章之述恆齋學案

李先生文炤

李文炤字元朗號恆齋善化人康熙癸巳舉人官穀城縣教諭幼穎悟向學十四補諸生博通經史前輩見而奇之後與同縣熊班若邵陽車補旃王惺齋寧鄉張石攻共勉爲濂洛關閩之學於書無所不讀務究其蘊奧子史梵書必批其根柢嘗言不察二氏之所以非安知吾儒之所以是不觀諸子之有純有駁

安知吾儒之醇乎其醇不審秦漢以下之成敗得失安知三代
以上帝德王猷之盡善盡美也平生躬行實踐以孝聞學成遠
近爭師之主講嶽麓書院從游者眾先生學以朱子爲歸教士
以聖經賢傳之旨爲修己治人之方親炙者各有所得焉所著
周易本義拾遺六卷周禮集傳六卷春秋集傳十卷太極通書
拾遺後錄三卷西銘拾遺後錄二卷正蒙集解九卷近思錄集
解十四卷感興詩解一卷訓子詩感一卷家禮拾遺三卷恆齋
文集十二卷傳於世其未出者語類約編聖學淵源錄四書詳
說楚辭集註拾遺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古文醇古詩的嶽麓書
院學規續白鹿洞書院學規諸書

參國朝學案小
識 濂學編

周易本義拾遺自序

易之體要象辭變占而已辭者卦之蘊也變者爻之動也象者

理之形也占者事之兆也卦無定體爻無定用而聖人之精蘊於是乎見焉語其性情謂之德語其形容謂之象語其成位謂之體語其對待謂之錯語其流行謂之綜卦之萬變由是而生矣承其尊乎乘其卑乎應其敵乎互其交乎變其之乎得奇之謂健得偶之謂順無過不及之謂中質與位當之謂正爻之萬殊由是而生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於聖人之情亦思過半矣至哉十翼之作乎釋之以彖象申之以文言經緯之以序卦雜卦繫辭所以明辭也占在其中矣說卦所以明象也變在其中矣易傳之作蓋善於祖述者雖本義亦大抵本其說而約之耳然於辭則多得之而於象蓋未深考是亦不無遺議也不揣愚陋妄爲補葺釋經則以象數爲主釋傳則以義理爲歸體用一原欲推而明之顯微無閒欲究而極之而數載之閒憂哀

沓至橫逆頻加稍有暇日未嘗敢釋於心也草稿三易始克成
編蓋七年於茲矣觀會通以行典禮豈所敢知由辭以得意或
庶幾其萬一矣乎

增刪儀禮經傳通解自序

五禮有庸昉於虞廷而秩宗之官特典其事自夏歷商莫不由
之迄成周之代元聖挺生而制作於是乎大備然行之既久威
儀大甚忠信或薄文物既繁僭擬斯萌孔子周流列國參考互
訂思欲折三代之衷爲萬世不易之成憲夏時殷輅周冕韶舞
固已略見其概矣乃詢之柱下僅得周儀徵之杞宋不足文獻
是則雖有訂禮之意而未必其成書也然三百三千經典具在
而七十子之徒作爲傳記以故郁郁之盛未嘗失傳焉迨秦灰
旣烈之後而其迹遂蕩然矣漢人以金帛購書真僞混淆諸儒

任意去取儀禮之經僅存十有七篇其記僅存四十有九篇此外經之篇三十有九記之篇一百有餘雖或偶見於大戴禮及註疏稱引之間不過存十一於千百耳唐之元成魏公輯爲類禮二十餘卷而故府不傳宋之伊川程子始與門人呂與叔思欲大加刪訂而迄不能就惟朱子與門人黃直卿釐爲儀禮經傳通解集註然卷帙浩繁而誦習者益寡矣顧其書實爲稿本而篇目之離合註疏之得失猶多有可議者蓋專以冠昏爲家禮而喪祭列之續卷則不當分而分也曲禮少儀之紛隕生民所通用大學中庸之淵微聖學之極則而並入學禮則不當合而合也至於周官乃治平之全書不專於言禮而裂取其分土制國設官建侯師田刑辟之事以充王朝之禮能無筆削聖經之嫌乎故知此書實爲稿本而未可執之以爲定論也炤自方

壯之年始得其書而誦習之繼而重遭大故乃留意於喪祭之禮據黃氏之所定者去其重複補其疏略復取朱子之成書分爲七類而解釋之首之以嘉則冠昏飲食燕射之必詳次之以賓則相見聘朝之必辨次之以軍則師田均建役刑之必晰由是而慎終以凶則殯虞練祥服制儀節不可以苟也由是而追遠以吉則祖考神祇廟貌文物不可以忽也夫然後以通禮彌之其居家也有內則其入學也有弟子職少儀其立朝也有臣禮優游於日用則曲禮致其文遜敏於庠塾則學制學記立其規合同於天人則夏小正月令備其用若禮運禮器則總文質之宜具經曲之義而一以貫之而禮之爲教可得而悉矣夫然後以通樂飾之鄉有南朝有雅郊廟有頌至於樂記則聲容德政發揮無遺而樂之爲教可得而推矣夫禮樂之用經三代聖

人之作述而後成今欲據殘闕之遺文而復還其盛豈可得哉
然則是編之修亦曰守其舊以俟之其人而已矣風會推遷無
往不復聖人有作卽始見終據此而推明之其必有以默識於
意言之表乎周子曰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建
中和之極者三復焉可也

周禮集解自序

萬象融融上天統之庶類紘紘后土含之大運綿綿四時紀之
而元化默宰於其閒王者有作人極於是乎立焉設官分職綱
舉目張蓋取諸此而已矣君者極也相者陰陽五行也司徒爲
教養之相宗伯爲禮樂之相司馬爲征伐之相司寇爲刑辟之
相司空爲田賦之相播五行於四時也冢宰爲脩齊治平之相
渾二氣於一元也洪荒以來茫昧莫稽唐虞以降損益迭出及

成周而後大備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
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甚矣制法之難也周
轍旣東王綱不振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雖以子輿氏
之哲亦僅聞其略而已然庖人之類見於內則庶子之掌載於
燕義九伐之法述於穰苴職方之紀出於汲冢司樂之篇呈於
竇公蓋不待李氏女子之獻劉氏天祿之校而其言固已散出
矣去聖旣遠晦蝕繁多有倣其迹而假之者有竊其似而亂之
者有師其意而不能循序以施之者天下之士益以惑焉惟朱
子以爲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而其論始定顧表章雖明而訓釋
未逮至於諸儒之說則又未免以私意小智雜乎其間非不有
醇焉而不勝其疵也非不有詳焉而不勝其略也學者入於其
中能無望洋向若之歎乎炤自弱冠卽不能無疑於此於是熟

讀深思遠稽博采不揣固陋勒爲一編上推列聖之因革下鑒
歷代之興衰以竊附於詩書集註之後至若冬官旣亡則旁搜
官名於傳記之中以誌其梗概而考工記亦存之以備參稽焉
庶幾聖人之精意不汨沒於百家之曲說云爾嗟乎天地無心
生民有欲其污隆升降視乎君相之一念耳志氣如神百體從
令當躬具有位育也朝廷建極萬方承式海宇不啻官骸也外
王內聖果且有一道乎哉自道術之裂也論學者以虛無爲宗
而土苴世務論治者以名法爲急而迂疏性術規矩準繩之不
立而思制天下之器利天下之用也其可得乎然則是書固四
子之梁筏五經之模範糟粕煨燼無非至教神明變化存乎一
心此傳之所爲作也若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
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則宇宙之廣永當必有人焉任之而豈區

區之所敢議哉

春秋集註自序

春秋議道之書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分而爲三綱而人遂各戴其天焉天子以之平天下諸侯以之治其國大夫以之齊其家士庶以之脩其身而宇宙無不得所之物矣皇古以來君師代作成周有制六典昭垂融融灑灑莫非天理之充周卽莫非道術之經緯其斯以爲太和之運哉東遷以後下凌上替卿尹之擾攘而百官失其統邦國之吞蝕而四海失其均世官用而賓興之法失稅賦增而養民之意衰僭竊相仍而禮樂變矣爭奪無已而征伐擅矣亂賊日滋而刑罰縱矣田邑踰制而疆理壞矣舉六典之所載者皆紊而廢之則道術不用而智力相競亦其勢然也孔子生乎其時夢想周公而不獲一試於是因魯史

而作春秋以成周之道術治成周之臣民掃陰雨晦霾之積沴指示以太虛之本體而宇宙之太和在其手矣蓋其心如天之於萬物包涵徧覆以知則易以能則簡故形於言者絕無委曲煩擾之迹隨其所發而莫非性命之精微無我故也後之儒者不能得聖人之心而思窮聖人之言訐以爲直徼以爲智舍康莊而入於荆榛之中又何道之能議耶伊川程子略舉其端未竟其緒私淑其學者迭相闡明譬諸以管窺天而終不能盡見其全體竊不自量哀集之擇取之間亦附己意而足成之未知於聖人之意果如何而諸儒之穿鑿附會則盡去之矣嗟夫宇宙之綱維一道而已純之則爲王駁之則爲霸戾之則爲裔戕之則爲賊氣化之遷流不能不疊興於其間聖人未嘗不欲一切以道繩之而僅寄一綫於簡冊之中此聖人之所深悲也使

凡有天下者與有國有家有身者讀其文推其意而思其義一
念之慊不啻華袞之加也一念之欺不啻斧鉞之至也則日用
云爲無適而非春秋卽無適而非聖心無適而非天理矣撥亂
反正莫要於此心一身之三代旣復而後推之於家也可推之
於國也可推之於天下也亦無不可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皆
本乎天道以合乎六典豈徒二百四十二年之陳述已哉不然
則是吏案而已矣則是邸鈔而已矣

通書解拾遺自序

此書本號易通蓋因論易推及於他書也以乾象盡造化之理
以蒙艮立教學之歸以乾損益動明修己之實以家人睽復无
妄極治人之原而易之精蘊已思過半矣其曰誠曰純曰一中
庸之樞紐也其曰端本曰善則則大學之體要也其曰視聽言

貌思曰剛柔善惡中則洪範至切之目也其曰禮樂政刑教則周禮至當之規也其曰正王道曰明大法則春秋至簡之義也至於示不改之樂發無言之蘊推性善之由來明仁義之大化而孔孟之心法於是乎昭然若揭焉投五金於大冶而精粹者上騰萃百卉於一區而英華者先露是書於羣聖之作亦若是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奮乎百世之下而獨得乎千載不傳之緒歟顧其言高而旨遠辭約而義微朱子之解恆引而不發以俟學者之自悟然嗣是以後惟敬軒薛氏嘗究心焉延及後世而誦習者亦罕矣炤自弱冠下第登舟聞良友之訓導始獲見其遺編而讀之豁然如生長蔀屋之中一旦決藩垣而忽覩天之廣大也晝誦宵思炎雪靡閒然後嘆條理之密意味之深誠有不我欺者而歲華已十六易矣竊因朱子之緒餘而推究之

清儒學案卷三十四
章循其序篇揭其綱錄爲一卷以備遺忘而無極之眞陰陽五行之運男女萬化之象常若瞭然於心目之間同志之士倘致思於此焉則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豈遂不可得而見耶
正蒙集解自序

正蒙之書張子言道而作也蓋道在天地而體諸聖人寓諸六經其下學上達則存乎君子之自脩焉一氣混茫萬有森列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是物也有儀有象則變化不窮升之爲七政布之爲五行散之爲風雲雷雨豈有他哉與道爲體而已矣萬物芸芸天則覆之庶民蚩蚩聖則範之故君子之學必本天而宗聖庶物人倫明之察之而理可窮矣人心天命研之精之而性命可知矣由是盡心而誠身則自得之實也由是脩己而及物則時措之宜也蘊之而爲德發之而爲業行諸上而爲君

相明諸下而爲師儒見諸日用而爲言行爲政事皆同歸而一
致耳易擬其象詩宣其志書述其事禮樂彰其用百家之方術
豈足以紊之大哉道乎非仁且智其何以凝之乎訂其頑則仁
砭其愚則智而於天下之道一以貫之矣是正蒙之大旨也雖
其辭多未暢理多未融誠有如程子朱子所譏者然囊括造化
縷析聖詮一洗異端之荒謬俗學之支離殆非天人之對性道
之原所能闖其藩籬也是以忘其固陋集諸說而以己意斷之
發明其大醇辨晰其小疵至若意見或殊而義理不妨兩通者
則亦並著其說以聽學者之自擇然後此書之辭意不至於苦
其艱深而疑其偏窒也或者謂此書不及通書易傳之深醇難
以上接四子之傳則其言過矣近思錄並列四先生之言雖以
觀物內外篇而不得班焉語類又謂橫渠之於二程猶伯夷伊

清儒學案卷五十四
尹之於孔子夫採薇一歌傳聞匪實且民到於今誦之乃若伊
訓數篇表裏謨誥未嘗因道之小偏而遂廢其言也則何疑於
正蒙乎然則是書固宜與通書易傳並行而上接四子之傳特
凡近之說不能如章句集註之神會而心得之耳是所望於同
志者之商質也

近思錄集解自序

昔者衰周之運百家競作孔孟之徒有憂之緝微言而成論語
遵正學而著七篇使學者不迷於向方其功盛矣自秦漢以降
道術分裂荀揚王韓各駕其說而不能相一有宋周子以先知
先覺之詣建圖屬書弁冕羣言以傳之程氏而張氏亦與有聞
焉推演廣大辨析精微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
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顧其業至廣其說愈詳學者乃或